





三朝北盟會編一百九十一之一一百九十五  
炎興下帙

第一百九十一卷

起紹興九年正月五日丙戌盡十四日乙未

第一百九十二卷

起紹興九年正月盡其月

第一百九十五卷

起紹興九年二月盡三月

第一百九十四卷

起紹興九年三月四日甲申盡四月



第一百九十五卷

起紹興九年五月盡六月二十一日巳巳

次行有題銜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一

炎興下帙九十一

起紹興九年正月五日  
丙戌盡十四日乙未

九年正月壬午朔五日丙戌賜新復河南州軍赦

門下朕以眇躬嗣承丕緒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為人子孫不能保其所付為人父母不能全其所安雖窮宵旰之勤未息邊隅之警當國難軍興之既久而老師財匱之是憂披甲荷戈者苦暴露之勞行齋居送者困征誅之擾衣冠流寓而失所黎元憔悴而靡堪由夫一人失於至理禍貽爾眾罪在朕躬胡顏以寧側身思咎至於宗祧緬隔陵寢久荒梓宮未返



於陰山天屬尚留于遠域荼苦斯極振古未聞賴將相之元  
臣惟忠協德資爪牙之衆士戮力同心繕甲治兵內以訓練  
於行伍固軍峻壘外以保守於封陞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  
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  
民命自茲爰養士卒免罹轉戰之傷蠲減賦征漸息編氓之  
力俾南北悉臻於綏靖而國家遂致於敎寧嘉與群生格于  
康乂肆頒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俗於戲睦鄰修好既通兩  
國之歡和衆安民以圖萬世之利尚賴文武之士同寅協恭  
疆場之臣諱廟終於始共扶興運永底丕平恣爾多方體予至  
意金國許退還河南地講和故有此赦

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為大金國信報謝使錢恂副之

金國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許還三京地故遣韓肖胄錢恂  
為報謝使副與之偕行韓世忠聞和議已成不喜伏兵洪澤  
詐令為紅巾欲候通古等回至楚州使劫而殺之壞其和議  
南北使已行過揚州世忠軍有將官郝卞者詣轉運副使胡  
昉密告其事昉大驚白于肖胄肖胄遂具奏乞改途自真和廬州  
取道淮西而去昉字御顯建炎三年知淮陰軍世忠駐軍江  
陰昉厚奉之後辟昉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議紹興五年除  
知楚州兼主管沿淮安撫司公事八年除直秘閣淮東轉運  
副使皆世忠成就之力使人改途事世忠深怒昉背已世忠



知郝卞漏其謀追卞欲殺之卞棄家奔鄂州投故人李啟啟  
納而藏之啟者岳飛軍中回易官有心計能幹旋財賦惟着  
布衣草鞋雨中自執蓋步砌佐飛軍用甚多有歸正人周金  
者與通古舊知奏取旨乞送通古至對境通古至安豐軍金  
贈詩為別曰良人輕一別奄忽幾經秋明月望不見白雲徒  
自愁征鴻悲北渡江水奈東流會話知何日如今已白頭通  
古性聰慧秦檜嘗以胡銓上書示之通古一覽能記誦初兵  
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  
自知言切恐得罪遂託疾在告檜使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  
以公為直院然亦假塗爾公疾平宜早出燾大駭曰果有是

言愈不敢出矣燾乃不主和議者萬一使草國書豈能曲徇  
意指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我一爰遷官  
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他人矣坐此不遷遂不預國書事

王倫為同簽書樞密院事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交割地界使藍  
公佐副之

王倫自龍圖閣學士除同簽書樞密復使金國制曰朕總攬  
羣工圖回萬務眷言宥密寔秉樞機體隆參佐之聯位在疑  
承之次亶惟用德亦以觀功具官王倫宇量坦夷機神敏悟  
出先正名賢之後有流風遺範之存事不辭難行不擇利奉  
萬里之使無以家為道二國之言有如意出卓爾傾河之辨



毅然叱馭之忠，鄴生憑軾以下齊城，毛遂定盟而重趙國，揆其成效有溢前聞。朕念陵寢久荒，梓宮未返，東朝契濶，星紀既周，北道謳吟，民心未改。幸信書之來，諭知永好之不渝。爾其肅迓還轅，就成故壤，爰徙本兵之重，仍兼賜第之榮。惟既厥心，毋乏吾事。噫，復文武之境，朕將無愧於古人。合晉楚之成，爾乃增光於史冊。

十日辛卯，尹焞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

尹焞先除禮部侍郎，十具辭免不受。至是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蘇符行詞有曰：庶幾朕得優禮之宜，而卿遂委蛇之適。焞五具辭免，遂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

居住初，焞辭免劄子有云：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愚庸，豈堪時用。秦檜見不堪時用二字，深銜之。乃見上具言尹焞劄子有云：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尹焞有所議論，不可不為施行。欲乞將尹焞所上文字盡付中書，當為詳酌行之。遂以焞奏疏盡付朝廷，而檜切齒矣。

十三日甲午，金人知宿州趙榮來歸。

十四日乙未，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楊煒上李光書。

紹興九年正月十四日，具位謹再拜獻書參政文閣下。某自束髮成人，接士大夫知已，能稱閣下為令於平江，能抗朱勳而失官，繼登御史，則又觸權臣而得罪。某雖碌碌庸眾，浮沉



里巷然而亦知欽慕閣下信剛決君子人也晚得與諸郎遊  
卒又登門獲侍巾履悞辱存囑甚厚退雖感激及進觀閣下  
之所履不無稍異於昔時某前日欽慕之誠亦稍解體而不  
能無疑也非誣閣下也蓋閣下自起廢進用再登八座七為  
郡守仕宦至此亦非不可有為之地及披其寔迹以較閣下  
之晚節似覺前挺特不群之風少棄徒有傲岸虛驕之氣雄  
壓聳俗而已非獨某不能不疑舉天下有識者莫不皆疑之  
然尚以為閣下為侍從不得專居朝廷不甚久上下方安於  
積薪未然雖閣下獨欲有所建明世必以謂不祥人亦未必  
見信當且泯默尸位必將有待而發爾屬者黠虜遽求講和

遣詔諭使至以甘言誘我以無禮臣我以盟誓制我以重幣  
窮我舉國誼譁議論不一上貽當宁之憂下疑四海之聽詢  
詢彌時不定已遽聞閣下召來造朝天下之人與夫賢士大  
夫欣欣然皆謂閣下曰泰發至則事當有所折衷矣尚妄意  
閣下靖康之朝挺挺之節固在履此危機正昔所謂有待而  
發者庶幾能為聖主開陳存亡利害之勢維持善後之策盡  
識虜詐洞悟天聽斷此國論不數日閣下既至遽復合為一  
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  
賣諂取執政爾已而果然嗚呼利祿之移人一至是邪管子  
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蓋禮義立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



節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匹夫若是猶不足以  
成人為國家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朝廷安危之計  
從可知矣閣下平昔自謂高明卓立何為至此遂不知人間  
有廉恥事乎某竊意閣下殆將文其過曰柰何聖主重以懷  
念母兄之切至急於梓宮之速還帝意堅決不容悟移以此  
欺天下爾恐斯民未足欺也今朝廷豈少閣下哉閣下若以  
死爭之不得其職而去是亦以道事君之一効也某聞忠孝  
從義而不從文閣下豈不知帝王之孝與臣民不同匹夫立  
於鄉黨士大夫立於朝紳則固當謹信行修末節歸禮文以  
求區區之譽為揚名立身之基帝王之孝唯安宗廟固社稷

使祖宗之業萬世不墜其為孝固甚大而不可企及其或不  
然乃下同於匹夫拘拘于禮之末節事幾一去九廟四海且  
不可保况其他乎不爾漢高祖終不屈楚忍發分羹之語遂  
當為萬世大不孝之罪人况又黠虜之詐屢講無驗之和信  
効明著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可掩也覆車不遠參政丈  
豈不洞知之且自宣和以來先帝始與北虜為海上之盟彼  
固首倡夾攻之約遼虜既滅固常割燕薊九州以啗我矣沙  
塞萬里空空數十城曾不得一縷之賦卒及中原膏血以安  
之曾未三載中國之腴盡在九州黠虜知我之弊而燕薊有  
積年矣卒假虎翼一奮并京國而取之閣下豈不見前日之



割我燕薊初不得闕而託迹也今夫釣者必以餌釣不以餌  
 不得魚也始虜欲釣中原前以燕薊為大餌我既不悟其機  
 而貪其餌既一釣而舉之矣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  
 虜既襲廣陵又入吳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雖蹂踐殘戮  
 流血川野酷莫此甚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其利害固萬  
 萬於靖康之後不然虜之欲和也已講於前日我必推誠待  
 之不復退避尚何約至今日哉自是雖歲歲連兵淮甸而天  
 其或者將俾我以中興諸將激揚無曩日奔潰之風而胡馬  
 屢北國勢似亦稍張自此固當嘗瞻思恥且示漢大帛之冠  
 何事不可為哉比年以來黠虜知我不可以兵取也又恐我

國勢或至於遂強也及發於數歲闕五汲汲然萬里遣使見

招于和太上之喪以探朝廷意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唱儒為之

和空我之國困我之師欲異日一舉以見爾今來果入其計

安得此虜不欣欣然一歲再使許還地而來和也閣下豈不

悟此賊計耶今將舉前策復割中原為一大餌以釣江南且

向竭中原舉天下寔一燕薊猶不三年而遂敝况今欲竭江

南偏左一方求寔中原其習見不數月彼遂安坐受吾燼矣

閣下亦又不悟此賊自長驅中國所過誅掠劫虜無不空之

郡邑也况今以久陷中原一旦棄之而去固當掃地盡矣不

過留數空城老弱疾病溝壑之餘貽我以大累想見繫虜之



後父哭其子妻哭其夫寃號之聲痛徹天地豈易舉目屬耳也哉今諸公乃所謂不求而自得欲欺主上以太平者盡謂天下無人乎惟其不求而自得此所以為虜之計也伏讀赦文所復州縣減免三年蠲放差徭五年兵官各令按月支給衣糧請給或加犒設或令存恤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諸公殆將舉所謂燕山免夫錢復得之乎不特此爾將見數月之後眾使還來紛紛歸報且曰虜當供陵寢當修宗廟當葺官府當治城郭當築庫藏當寔老幼當賑百役紛紛然將蝟毛而起不知東南數十州所有幾何頻年以來換度牒鬻官爵出賣戶帖

預借和買頭會箕歛衰世培冠之法畧已盡行剝膚椎體無所不至膏血無餘不知何從出乎加之虜使自此勢須結轍而來所以重幣困我供奉禮物動計百萬再三徃復傾國竭囊不能支矣閣下曷不令板曹詢藏之有無可指掌見矣今日已有三空之說矣異時那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虜是以江海寔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虜人並無須求其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聰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倘或梓宮可還真偽未辨如為所欺彼且恃為大恩百索累至決不可繼又且數至四方之費恐未能給閣下若不早悟斷以獨見開悟聖聰旬歲之間拱手無策行見江南無立宇矣尚何有



于中原哉參政文豈不知中原乃吾之版土苟國威稍振自可一舉而復又何必少有忍于須臾徒託重幣急求市之以取後禍彼或稍有慮意轉足而後至則其失猶前日也國力屈矣閭下不可以不早慮之也不然可使淵聖鑿輅未還而果遂南歸由辱留之久險阻備嘗盡識虜詐力發奸謀洞然曉主上則閭下諸公悞國之罪將無所逃一旦敗露頭頸墮地願為狐豕豈可得矣而閭下計宜脫畧明此翻然改悟早建善後之策啟告吾君尚可及也又况自連和結好講隣國之歡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如觀火正試數其一二論敵國之勢惟我大而彼小則可和我強而彼弱則可和我盛

而彼衰則可和不然我大而彼亦大我強而彼亦強我盛而彼亦盛皆可和也何則蓋我大我強我盛而彼以小以衰以弱求請和於我則全在我我安得而不受既受之矣彼或敗盟或有可取之形或有可乘之機顧不妨我徐舉而覆滅之蓋我全制其彼擒縱在我也如此豈不悅其和哉設或不請和于我我尚當求之何敢拒也至於大小强弱皆如是而和則其勢各不相吞噬也故一講和則可以彼此皆高枕而長存如不得已交隙而用兵又勝負未可知也如此而和則和在彼此皆可和之勢也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強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旦暮之存彼固不可知也蓋和全在



彼擒縱在彼彼何憚而拒我哉如是利害曉然尚或請和於彼則是速滅而已矣西漢之與匈奴本朝之與遼虜和也皆以安強盛大適相若也相與之和蓋和在彼此然匈奴猶為漢患遼虜數驚邊鄙正猶禽獸豺狼不可以信義結也雖然曾不至以為大患者以其皆可以相制服也及觀六國之與秦和也秦未嘗不欲和也秦欲用兵而自若也卒之一朝乘機遂一舉而滅六國此以小和大之明驗也石晉之與契丹和也契丹未嘗不與之和既和矣契丹倨慢自若也終之一旦豺狼易心耶律德光亦一舉而滅晉此亦以弱和強之明驗也不必更求遠證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

嘗告和于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寄耳曾何害於和哉亦衰世之明驗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則今日之和諸公不過謂梓宮可還中原可復不暇他慮曾不思不測之虜今甚大矣甚強矣甚盛矣積歲累時方此有心於我哉此必圖萬計以規萬全一旦當連兵未解忽若風雨退散鬼神潛藏欲還地而修和於我我固當思曰彼何為而畏我憐我愛我而遽和我哉顧此賊計之見啗亦曉然矣不知閣下明智獨步當世何為獨不悟此柰何今之市井愚夫愚婦皆能知此虜之詐若閣下果獨不知之是不智也倘閣下知不可徒媚宰相取尊官遂噤默



而不以告吾君是不忠也為大臣而不智不忠果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乎况今聖主以孤子之一身獨立於上基本單寡隋費而易拔其危又萬萬於靖康又豈堪復當此不測之虜乎何閣下為御史則能言人之是非今為執政遂不知其非耶安有身為大臣坐視君上貶屈尊稱臣於醜虜恬不為恤諸公世自儒業號為知書此豈平昔所學于聖賢致君之事業哉今天子以祖宗之天下承祖宗之大統因臣民之愛戴建大號即寶位於今十有三年矣天地社稷宗廟神靈寔臨之今無故遽為番犬傲弄而一旦貶屈于是耶閣下勿謂前滅裂支梧可以欺天下数月虜使復至前事固在今不改為

自茲將見朝廷 戎詔不暇矣此事于古無有唯唐高祖之初未得天下始嘗臣事醜虜以成大事及石晉假契丹以建國遂有此厚禮然終亦卒為所滅其後則國家肇造之初南唐李煜嘗觀規模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媚取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効此蓋強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籍非不甚眾諸將非不有人但當謹謀謨於幃幄收虜幣以賞戰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淵聖之不歸諸公能早暮以思致君以堯舜乃不念之日求臣事于醜虜欲誅民之膏血以充虜幣而不知愧豈不哀哉若此數事以平日觀之宜非望于閣下所肯為也



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未悟虜機閣下宜思天下所以責望于已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顧避此誠越國之男子也揚名夷狄功顯聖朝非閣下而誰况天子仁聖容受直諫體貌大臣閣下雖犯顏嬰鱗甚不過奪職宮祠而已此而不為是閣下惜濡足之故而不拯天下之溺不止姑謾一言但已又揚譽欺天下曰前日非我力爭安得殺禮遽至于是某雖至愚猶不之信况有識之士哉若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卒至還笏殿陛乞骸骨歸田里將甘心貶死若此斯可謂大臣矣又趙中令相太祖皇帝嘗為一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進而不用如是

三復問而中令卒不易前人太祖盛怒裂其奏擲置殿陛下中令不動播笏帶間徐拾碎紙就歸中書他日又問復以碎紙補綴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某竊謂官二臣此朝廷至細事也而趙中令猶確然終不奪於太祖之盛怒而卒用之大臣事君不當如是耶况今日事寔繁宗社存亡閣下忍輕于詭隨乎事已亟矣今諸公偃蹇自為得計昂然百僚之表施面目于通衢出入稱參政以耀聾俗此何為耶向使他人居閣下之位為閣下之為閣下適在遠外五松閑澹而視之豈不笑絕冠纓也或閣下平日之志自許如何今一旦昏于利祿門生故吏徃徃又從而諂諛閣下為伊尹周公之才某



竊恐閣下必不自知其非猶以為日前之虛譽可以襲而取也  
也不知天下之人已極口訕笑閣下平生之偽矣某獨不忍  
退而非詆閣下輒以所聞告之左右倘閣下不此之恤將使  
後世書之史冊曰此賣諂宰相取執政者閣下能堪之乎疾  
風知勁草板蕩見誠臣閣下自為謀可也春秋之法責備賢  
者某區區之心猶覬閣下尚能改悟力解宗社之禍挈而置  
之安存不然不得其職自可引領而去矣豈可與賣國之奸  
諛甘心低頭共槽櫪而食耶以閣下曩時挺挺之節必非護  
前而不悞者某所以未敢遽絕閣下以賢者之責也丞相秦  
公方且含垢忍恥不避天下之譏罵力專悞國之謀傾心黠

虜猶盧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美稱祿山非某踈迹  
之言能入也參政孫公某之舅子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  
以此責之今日之可任春秋之責唯閣下耳今公論籍籍又  
謂閣下乃丞相之門生由顧以私恩不敢違其果然乎某聞  
大臣事君當知有宗社而不知有其身知有君上而不知有  
恩門可也參政丈不如謝私恩請亟破悞國之謀盡發黠虜  
之詐歷告吾君罷絕使命收還金幣正天子之尊號薄虜之  
聘禮飭諸將之兵脩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  
自為戰以待王師一切改轍而圖之然閣下姑欲愛惜名位  
隨羣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虜必可信和必可講禮幣可供



百索可止自今以往不加賦而用度自足皆有以為善後之計而某乃州縣細吏敢將狂瞽之說熒悞視聽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置以典憲某所不辭憤激之次方寸亂矣引筆行墨不覺言多惟閣下察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二

炎興下帙九十二

起紹興九年正月盡其月

金人退還河南地

金人以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單曹州及陝西京西歸于有司

韓世忠加少師揚武翊運功臣劉光世加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為陝西五路宣撫使張俊加少傅安民靖難功臣吳玠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岳飛開府儀同三司楊沂中加太尉保成章節度使劉光世懇辭陝西宣撫使許之



三朝正史卷一百九十二  
一  
祕書省正字汪應辰上書論當謹邊備

書曰臣伏見近日虜使在廷人情詢：朝廷之上禘令紛然  
內則惠和議之不諧外則惠異議之不息臣雖疎遠有以見  
聖意之勤止也然臣揆之時事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惠和議  
既和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惠議既息矣而  
上下相蒙之可畏此孟軻所謂入則無家拂士出則無敵國  
外患之時也議者往：以今日和好決不可成而成也或不  
能久臣以為過矣請借秦以諭秦之謀楚也與之地與之師  
而約為兄弟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兄復  
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其謀齊也與齊通和四十餘年

未嘗交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不如是之久也至以為虜人出  
于悔禍効順之本意則臣所不敢聞也臣聞前日王倫之行  
未嘗一詣虜廷此必有深謀至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  
也是豈能有變于我而不敢哉是豈誠有悔過効順之本意  
我夫非誠有効順悔過之意而翻然以與我和是何故也臣  
謂陛下誠以此憂思以此思懼則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虜  
使既去所宜深詔執事交修廢政申戒邊吏以虜雖與通和  
疆場之上宜各嚴戒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厚養士卒  
褒寵諸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耻  
獨不思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



廷力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雖舉世非之而不顧  
 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今者事既定陛下必以出于  
 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滅之猶却衆議况其非乎  
 導人而使諫猶恐不進况拒之乎是以小人窺見間隙遂進  
 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徭位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  
 臣正士乃無以自立于羣小之間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  
 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  
 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生  
 孟子曰訑之教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諛諂面諛之  
 人至矣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

願陛下痛心膏胆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  
 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勿恃獨斷之可以成務而慮已從衆  
 帝恐下情之無盡也兢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  
 臣且親見于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為讎人役哉  
 祕書省正字樊光遠上書論金人詭詐不足信寔深可惧  
 封書曰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憂金人之詭詐臣獨  
 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寔深可惧也使彼出于詭詐則其術固  
 止于是耳吾乃撫養東南根本之地嚴飭西北備禦之方亦  
 可以為國也夫何足憂近者金人遣使曰當與我故地士  
 大夫凡有憂國愛君之心者爭言金人之詭詐也而版圖果



歸職方是彼不出于詭詐而出于信實矣乃臣之所懼也將  
不止于得故地而已也凡其所謂歸梓宮歸兩宮者莫不次  
第以如其言其可信愈甚則其可懼亦愈甚且吾既已得吾  
之所欲則彼亦將彼之所欲通和之使項背相望吾既空府  
庫以奉之河南之地河南之地賦稅盡竭吾又將竭江左民  
力以給之矣府庫既空民力已竭士氣已衰一言不酬金人  
改憲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而為陛下深懼也夫有無過之  
禍則必有無故之禍往年燕山六州二十四縣金人以兵取  
之來歸于我當時竭天下之力以償之所得止數空城而已  
朝廷動色相賀而天下望頌相吊一旦改憲席卷而南如寄

諸邦而取之此陛下所見也陛下撫此厄運雖未獲受祖宗  
所付全然即位之初河南猶陛下有也後侵汲于偽齊凡吾  
之所以經營攘斥者踰一星紀矣未能復尺寸之地今一旦  
得之于彼豈非無故之禍如往年之得燕山我人將竭內地  
以實之敵所事以事之可為寒心矣廟謨深闕慮之當已熟  
如臣之愚未知所以善其後也臣願陛下勿以得地為喜而  
帝以為耻勿以甘言為悅而帝以為憂勿罪忠義以養敢言  
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  
本勿阻士氣宜聳動之以脩緩急亦庶乎其可也惟陛下不  
以臣人微言輕而留神省察寔天下之幸



汪伯彥復觀文殿大學士張浚復左宣奉大夫王庶劉大中復  
端明殿學士

汪伯彥張浚王庶劉大中復職秦檜令臣僚上言王庶劉大  
中之罪遂落職初庶離行朝皆不見賓客至蕪湖請知縣高  
某袂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謂庶平日豪邁一旦議論不  
合而去未且求田問舍也過池州有再落職之命乃寓居九  
江買田于敷淺原之上徙家居焉

王倫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

王倫藍公佐奉使金國至京師全州以金人已還地而去倫遂權

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先是劉豫以陳東歐陽澈在建炎之

初被誅于南京市乃倣張巡許遠漢廟之制建廟宇以祀之  
偽封侯爵至是倫令毀其廟

熙河路經畧使慕容洎叛附于夏國環慶路經畧使趙彬追及  
與洎戰敗之復熙河路

慕容洎奔夏國張中孚中彥自是歸朝矣洎環州人張浚富  
平之敗斬趙括時洎背叛而去彬字彥中原州人劉錡帥涇  
原時彬為慕容亦嘗叛去

知泉州連南夫上封事論和議不可信

得三京河南地肆赦天下赦到泉州知州連南夫以為金人  
素多奸計恐朝廷墮其奸謀故謝表有曰臣持橐西清分符



南海茂著藩宣之効敢忘獻納之忠惟虞舜之十二州昔皆  
 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莫知其是必有是不信其  
 然豈其然固知既來而則安或且寧許以負曲有若食其之  
 說無忘韓信之師爾益戒于不虞庶免貽于後悔是時又有  
 聖旨指揮不得詆斥大金南夫繼上封事曰臣聞老子之言  
 曰不信者吾亦信之又聞孔子之言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此  
 皆大聖人之用心陛下納金國和議之約允蹈其言又聞信  
 不足有不信又聞言不必信唯象所在共皆神聖通變之道  
 易曰兌者動之微傳曰知兌其神乎大金素行充詐比年以  
 來兩國多墮其術中大槩彼以和議成之共以和議失之今

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以息之乎臣知陛下  
 知兌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母兄弟六宮九族或  
 被驅虜逮今十四年辱莫大焉使太上聖躬無恙隨所割地  
 全而歸之十四年竊縻隔絕之恨念之猶且心折得梓宮猶  
 不足為恩得土地爾何足以為恩乎况陛下于太上有終天  
 之恨于金國有不共戴天之讎方且許還梓宮許還淵聖六  
 宮彼其計寔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兵法所謂不戰  
 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借得  
 其所許彼何加損漢王語呂后曰使趙王有天下願少乃女  
 乎臣竊思陛下天性孝悌方感其恩遂無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之志盖用心不測則四支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為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餘年罷將養士殫財經理之意一旦積于空虛無用之地倒扶太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于此乎豈吾太祖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昔唐高祖借兵于突厥嘗父事之至頡利為太宗所擒後世稱之為英主豈陛下肯出太宗下哉臣伏見生靈戴宋統二百年淪肌浹髓之恩視陛下為親父母不幸舊染腥羶之俗視大金甚于仇讐韓愈曰叛父母從仇讐非

人之情民情大可見大金豈不知之昔即律德光之擊晉也述律睿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許還之約安知不出于此乎使大金用述律之言則可竊吾太祖之言用之母乃不可是說也陛下聖性高明固知之矣知之不信審矣然臣猶不能無疑者伏讀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內之士又奉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為用范增之說項王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可不鑒哉此臣所以昧死上言愚衷愿有獻納臣聞張良為漢王借前箸以籌撓楚之謀謂漢



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遽欲効武王休馬息牛其陳天下游士  
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審如詔旨臣恐將士解鉢魚  
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臣方閉  
戶深念不覺大喜曰河南之復殆天授非人力傳曰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又曰機不可失急陛下因  
而圖之大事濟矣近聞彼國新主戢兵乃有此議臣謂使其  
果有戢兵之心正當乘其懈而擊之如其不然先發制人後  
發制于人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議者若曰弦弱大小猶且不  
佯未易輕舉臣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所謂在德不在  
衆漢高祖以亭長除秦暴唐高祖以一旅取祗隋光武接十

二帝之統而起自卑微以至中興今陛下復河南之地是以  
聖維聖日新又新挺真主之姿應帝王之運六師方張舊民  
協力抑又多助之至此臣所以急陛下因而圖之也臣聞陛  
下方遣侍從宗臣祇謁宗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  
之盜掘此止詩人彷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攜幼感泣  
而聽詔者少者之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其妻與子  
也戲笑甚于裂帛長歌過于慟哭天地日月亦必為之淒涼  
鬱結陛下聞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歎還地之息孰少孰多  
而我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者樂生今日効死曰民之欲北  
嚮為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此皆精銳急戰之



師彼皆悲歌抗慨之士河南起而河北應輩食壺漿以迎王  
師孟子之言于今有驗曠世之舉不約而同此臣所以急陛下  
下曰而圖之也臣平居嘗謂不復中原則不可以立宗社不  
有四海則不可以子萬民今幸有會遂得河南歸我首尾  
同體豈不中應大河安得而間斷哉此臣所以急陛下曰而  
圖之也臣伏仰陛下英武天縱孝弟性成撫艱運于一紀來  
和議于此時然不知陛下急為英武主守急為孝弟主守臣  
昔守建鄴獲望清光首為陛下陳克舜之道非謂垂衣拱手  
坐視夫民而名克舜也急陛下效漢高祖唐太宗之英武敗  
我狄迎父母以成克舜之道也今陛下俯首和戎端為父兄

是孝弟既如此臣急陛下乘機應變殄穢醜虜據祖宗之宿  
憤御天地之妖氛英武又如此使天下萬世皆仰陛下聖而  
不可知之神矣越漢唐之所謂孝弟英武願歸我其如應變  
于耳目之前且或經營于年歲之後皆在陛下雄斷如陳著  
龜而決期日月而已臣猶遲之昔李渤上平賊三策攻不失  
戰、不失守固河南以連河北三策具存乃敢以猷歐陽修  
曰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速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  
速律以為周師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  
地皆可指揮而取矣使新主果有戡兵之心事亦類此臣區  
區之心發于忠憤若謂不識大體不省事機欲逃萬死之罪



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方今堂上有耆老碩輔闔外有良將奪兵更乞睿慈付之公議熟計而行之臣不勝戰汗待罪之至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上表謝赦

得三京河南地肆赦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具表陳慶曰觀時制爰仰聖德之宏規善勝不爭宣帝王之妙策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竊以委敬獻言于漢帝魏絳發策于晉侯皆盟墨未乾揮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而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溝壑之求圖苟安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

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赫乾之健行嬰之權務和衆以安民乃講信而脩睦已漸還于境土相喜見其威儀臣幸遇昌時復覩盛事身居將闡功無補于涓埃口誦詔書而有慚于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詞而益幣者進愿定謀而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燕雲正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今稽首以稱藩

遺史曰表詞飛幕屬張節夫之文也節夫字子亨河朔人豪邁尚氣節秦檜讀之切齒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三

炎興下帙九十三

起紹興九年  
二月盡三月

二月趙士傑為朝陵使兵部侍郎張燾副之

召呂頤浩陳規仇愈張孝純孟庾赴行在

張孝純自守太原陷不能全節嘗為劉豫偽丞相上曹密詔

孝純與李勣李僑等能來自歸國待之如初孝純不從豫廢

金人留孝純于京師至是詔孝純赴關孝純自慙白于兀朮

乞歸徐州致仕遂留京東不至

林泉堂記曰張孝純徐州人登元祐四年第工詩有文武才



畧宣和末知太原府兼河東路安撫使靖康初粘罕來攻先築攻城于外期于必取百道進攻孝純與副摠管王稟以死守姚神師中解潛張思政皆來援敗去遙授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河東諸郡相繼陷沒城中易子而食城破孝純不得已遂降虜僭立前侍御史劉豫于北京以孝純為左丞相紹興四年上密詔孝純與李勣李儔等令拔身來歸當待之如初孝純竟不至及虜廢劉豫留孝純于京師既而議和歸我河南州縣又赴<sup>諒</sup>孝純赴關孝純慚懼請于兀朮乞致仕歸徐州而卒子穎建炎中為守臣節要曰孝純守太原絕年而破為賊執至粘罕前逼令拜之

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也賊曰元帥也孝純曰元帥乃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已至此惟有死爾何相窘耶竟不拜粘罕不能強之因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潼關之敗屈節于祿山遠矣孝純之得還也時正在雲中目覩其詳是歲五月六日粘罕將避暑之白水泊謂孝純曰公于此無治生事俟某秋歸當還公于鄉里又願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以旦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所以蓋時粘罕與劉豫之謀密定外人莫之知也至是粘罕遣人送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故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閭里共驚



新素駿兒孫重整舊班衣之句則衆莫知相豫也明矣孝純  
 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徐孝純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  
 制司寨某得回撤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孝中孝  
 立及諸姪御人竟遠近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  
 已僭位適有拜相之命當是時孝純昵于親愛惧于還虜因  
 而以喪晚節于罪固莫能逃然比之劉豫之輩固有間矣噫  
 孝純當偽命初下適北車而北就老死于穹廬不受汚於僭  
 逆則天下之士千載之後以孝純為何如人歎以是知士君  
 子于行義造次不可不謹也

除樓焯翰林學士

樓焯字仲輝婺州人兼直學士院當張通古蕭括在館書詔  
 填委多出于焯之筆至是真拜翰林學士制畧由養剛大之  
 氣好深沉之思強識博文足以華國煥文懋德可用為儀維  
 東臺披勅之風擅西掖演綸之譽蔽自朕志兼直禁林當二  
 國玉帛之往來正一時書詔之填委意詳明而有辭詞曲折  
 而不煩羨激武夫茂興元戲之畧人知聖主似建武中興之  
 年遂拜為真固應錫命惟爾抱遠用之器取可為之時豈徒  
 潤色之工更賴告猷之益使朕小雅之政見稱于古則爾內  
 相之任其永有辭

吉州布衣周南仲上書



書曰臣觀劉蕡策曰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  
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此蕡之言失也亦蕡之不過時  
也士苟遇時患無正國致君之術何患不得行患無犯顏敢  
諫之心何患不得達臣于去年奏陳十事陛下既赦其狂矣  
又賜召命而充終文解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之遭遇  
可謂得行得達也尚敢為劉蕡之言哉使命交馳西國通好  
正忠臣羨士畫策吐奇之秋臣于此時緘默不言是臣負陛  
下非陛下負臣所以不避斧鉞採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  
急務為陛下獻何為五不可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欲務萬  
全不可失稅會欲取中原不可居東南欲取諸軍不可不將

將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何謂三急務一曰重國柄二曰蓄  
邊備三曰擇守令此八者執政大臣所經畫何待臣言然恐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特獻區區惟陛下斷焉女真以蕞爾小  
國結我盟好受我封建是我徽宗有大造于金虜也口血未  
未乾叛心已萌反思逆天而為城下之師我淵聖皇帝不惜  
土地以惠生靈未踰年間又有青城之役破我京師覆我宗  
社遷我兩宮立我臣子蜂目狼顧謂天下決非我宋有也天  
未厭宋德而陛下出帥軍師起大廈於將顛舉神器于已墜  
駐蹕維揚圖濟大業以土則狹以財則匱以兵則寡以民則  
困戎有虞心惧如少康以滅澆豷乃立劉豫限我王師又即



三章古史存  
四  
豫謀長驅深入侵軼我淮甸蹂踐我浙江憑陵我荆襄窺伺  
我已蜀俘繫我臣民焚敗我城邑天誘其衷使虜偽不克逞  
志于我是乃皇天悔禍之意也陛下即位十有二年跋履山  
山逾越險阻練兵選將鱗集淮漢一舉而虜人遁再舉而劉  
麟奔非不能擣其墟犁其庭報我靖康之怨今年遣使明年  
又遣使卑詞厚幣甘心屈辱者為我父兄故也徽宗北征不  
復是用痛心疾首昭告于皇天后土我祖宗之靈舉六師而  
並進可也何事耗蠹財用區區為梓宮之未哉情偽之不知  
寧免萬世之笑乎經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父死于仇子不  
能報其如上天之靈乎其如後世之言何且謀之金虜之為

也必不久也懷王不還楚而嬴秦亡懷慈不還晉而聰曜亡  
金寇之亡無日矣使者之來非困我中國即款我師也臣愿  
陛下近鑒靖康謀和之失遠覽秦劉謀人之禍我有辭焉決  
策以順天人心之則基圖可復宗社可久西宮安否可問可  
還欲雪前耻不可主和議此臣所以為陛下謀也臣不明興  
亡成敗之數而識興亡成敗之理推之以行我有三可勝金  
寇有五可敗何者漢戰而有天下歷世猶四百年唐戰而有  
天下歷世猶三百年我藝祖不戰而有天下歷世宜遠于漢  
唐此為一可勝者也桀雪則失天下紂虐則失天下秦隋唐  
則失天下陛下仁聖孝弟之至必不失天下此為二可勝者



也兵民或叛今也有求為內應者有從之如歸市者有在兩河則念中國之化懷祖宗之德日望王師之來不啻若大旱之望雨此為三可勝者也若論金國反息則敗背盟則敗樂殺則敗擅乘主則敗又契丹承石晉之敗一敗于澶淵再敗于金寇金寇乘南北之勝而未聞敗之此其時矣大抵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親征之初可進不進一失也凶詐未聞可進不進再失也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臣度金寇北有契丹南有陛下仇怨交攻腹背受敵天與不取必貽後患萬一遲之以久使兩淮奸雄競起陛下于東南可安枕而卧乎臣恐社稷寔不血食悔之已無及矣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此臣所

以又為陛下謀也昔日親搃六師臣知陛下決意于兩河今日復幸浙西又知陛下甘心于東南決意于兩河猶以曲直爭勝負甘心于東南則委靡不振而自取敗矣何則東南之地其土脆其民怯其風俗薄而不厚非帝王必爭之地亦非帝王萬世之業也陛下若選形勝可為進取之資則荆襄上流皆為我有東連吳會西通巴蜀上盡湖廣之流下瞰中原之利方城為城漢水為池且攻且守坐控虜師一舉而前兩河可傳檄而定矣取中原不可居東南此臣所以又為陛下謀也兵有將猶臂之使指將有帥猶身之使臂故能百將一心三軍同力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今之諸軍相視若冰炭相



疾如仇讐假使一軍深入其誰為應一軍陷陣其誰為援劉  
先吉竊琳館之清名張俊自跋扈之大惡岳飛吳玠韓世忠  
之流裹糧坐甲首鼠兩端所以然也者無主帥故也陛下曩年  
躬擐甲胄親冒烟塵詔書具在誰不聞知未收尺寸之功退  
守浙西徒以巡幸之言近慕先武蓋先武起于河內征王郎  
征赤眉征五校征隗囂自自將兵戮力數十戰肯為空言欺  
天下後去哉臣不敢遠引異古為証陛下知祖宗故事否乎  
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指將帥如偏裨列校蓋抑其權勢不使  
過制今日諸將尾大不掉陛下已失于初矣尚此不決何耶  
澶淵之役章聖一舉而契丹請命成憲具在陛下何憚而不

為也陛下既不愛太祖取將之方又不為章聖親征之行豈  
中興明主所為哉欲取諸軍不可不將此臣所以又為陛下  
下謀也陛下親賢急于克舜艱難以來無一人卓有見于世  
者以三弊之未除也人弊于黨與士弊于時學官弊于資  
何為人弊于黨與昔也趙鼎張浚之交攻浚在則鼎去鼎之  
門人亦去鼎入則浚去浚之門人亦去豈鼎之黨皆可用而  
浚之黨今皆不賢御史諫官望風希意曾有一人詆時相言  
者乎曾有一人劾親舊之罪者乎執政大臣亦有如郭子儀  
握光弼之手而涕泣者乎亦有如藺相如卑秦而屈廉頗者  
乎如陛下謂周公期之除秦檜以丙魏姚宗望之蓋周公



大勛勞于天下而丙魏以寬察稱姚宋以守文應變稱令鼎  
守不討賊敢望周公乎檜阿匡取容敢望丙魏姚宋乎陛下  
遇鼎檜為甚厚則鼎檜自陛下為極深朝多倖位野多遺賢  
此其弊一也何謂士弊于時學宣和溺于王氏紹興弊于伊  
川王氏既非矣伊川豈皆是乎不經之語具在簡編大臣唱  
風學者應嚮士氣不振職此之由祖宗時用兵如寇準定策  
如韓絳韓絳奉使如富弼安邊如范仲淹文章如歐陽修未有伊  
川而諸臣能狀今日伊川之門人弟子有一人如諸臣者乎  
賊未壅境往皆為王欽若陳堯叟請幸之計也未聞如寇  
準者主憂臣辱不敢愛其死亦未聞請行如富弼者陛下用

尹焞召劉勉之厚風俗可也一舉得李易再舉得張九成臣  
三舉四舉而得汪黃取士以循故典可也若曰得人如寇準  
如富弼臣未知其可此其弊二也何謂官弊于資格文臣者  
視武弁如奴隸郭子儀果以文臣進也我取科第者視右階  
為庸流李德裕果以科第進也我執援者躋高位英俊者皆  
沉下僚有深謀遠慮者指為迂誕鷙衆有讜言切諫者指  
為誹謗避名依阿取容者自以為智能忘身竭節者取說于  
時輩廟廊皆養資之人謙曹無蹇諤之論倖戚藉勢妨功  
害能而仕進無非科舉之流格徠無非高第之士英豪奇特  
可用取天下者困于罪謫困于草萊困于戎伍困于宮祠岳



廟此其弊三也無黨與之弊天下將有舉讎者出無時學之  
嬰天下將有異能者出無資格之弊天下將有崛起而至將  
相者出欲得英材不可廢公論此臣所以又為陛下謀也宰  
相溺于好惡諸將欺于功罪御史護于時政責某人罰某人  
責罰在大臣也不在陛下罷某事行某事罷行在大臣也不  
在陛下大臣擅權陛下不斷章疏每上臣度陛下收覽于穆  
清依奏而已又諸將握重兵子弟典禁衛倒持太阿授人以  
柄陛下思之否乎此重國柄臣所以又為陛下謀也生財無  
路理財無術而蠹財不窮不識執政大臣獨何為者遂為苟  
且之計也失而河失五路失山東失而淮居民未有耕桑之

期四川財賦止供本路之費東南漕運半虧祖宗之額祖宗  
以天下奉天下猶且未足今日以兩路疲民為天下無窮之  
奉則生財有路否乎行營田不為趙充國之計則營田虛設  
也置和糴不為陸贄減水運之策則和糴虛設也兵冗未汰  
官冗不省無執之征未革不急之務未除則理財其有術否  
乎祖宗天下常費者有三曰郊禮曰黃河曰北虜而養兵不  
與焉何者西北分屯且耕且守膏賚有節衣糧有準而歲  
計朝廷之入六膏有餘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財賦不歸朝廷  
歲月用度千萬皆取于東南刻骨板髓民不聊生養兵之外  
更有奉使無益之費不識國家何辨哉臣致身以事君竭力



以奉親淵聖未還徽宗在天陛下華路籃綬仗大義以報怨已達矣竭力事怨天下後世以陛下為何如主也非惟虜情不測萬一講和不過分地割界彼主我臣歲貢帝首敬我中國而宮屬于虜祖宗陵寢屬于虜一匹夫猶有父母猶有坟墓猶有不共戴天之讐陛下神明之主忍捨陵寢忍棄兩宮而為講和計哉兩年三遣使則民愈困國愈貧養兵之費愈不及夷狄貪婪無厭又不知何時而已其蓄邊備臣所以又為陛下謀也今日州郡兩府為之宰相為之從官為之親舊為之監司帥臣奉接不暇尚敢按劾之乎郡守有權勢而不發縣官有親舊而不發監司有親望而不發上下皆

不發欲致太平之治可得乎哉監司之賢否陛下所易察也縣令之才能不聞于陛下縣令之贓罪不聞于陛下此今日之極弊也且以臣桑梓所親聞見者為陛下條其一二安福令陳定廉而愛民之吏也前年因民艱食以坑冶事緩于奉行當路劾之遂至奪官未聞諸監司薦其廉未聞擢而用之者以無援故也廬陵令王昌旺而害民之吏也交結雪寇專事貪殘百姓訴之有司解之蓋秦檜之親黨故也臣恭讀去年明堂赦書內一項有禁爰吉教詔以脅持州縣為慮臣意廟堂之上有臺護度吉旺吏者故以此請以張本也州縣賢明頑民畏之良民愛之國固空虛鞠為茂草詎庭之下



日可張羅平脏污則吏長其惡民受其毒不訴于有司何以伸  
不伸之氣或大臣有為此請是使天下冤枉者無赴愬之路  
脏污者得容于時而愷悌君子亦鮮有激勸之方也雖然臣  
之州其可與度等驚從衛掠江廣而臣之州若于度賊亦有  
年矣陳邦光度人也昔為建康守臣楊邦彖吉人也昔為建  
康通判方虜疇之入也邦彖請死邦光請降二人所為忠奸  
已判則度吉可同日而語乎州有死士未聞旌別縣訴脏  
吏輒蒙重禁國之綱紀如是乎臣生是州亦欲古人自期也  
歐陽修以文章名楊邦彖以死節名縱不能效歐陽修之文  
願効楊邦彖之死以報二有年矣州有是誇臣寔耻之此擇

守令臣所以又為陛下謀也雖然五不可三急務乃天下之  
輿論也非臣臆說也大臣位而不欲言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草  
萊之士不達國體者亦不能言如臣去墳墓捐妻子三年于  
此講聞天下大計者已熟矣若緘默不言誰為陛下言之然  
則區區之言非為身謀也為陛下社稷計也大抵自古中興  
與創業同口藝祖應天順人取天下于掌握陛下若欲同符  
藝祖上當天心下順人欲則取臣所謂斷而行之乃生民之  
社稷之福如降付三省看詳可否大臣必請于陛下曰此  
何事也此不急也此狂妄之言可罪也臣死無憾臣之言  
不用則天下未即中興亦可為陛下惜也臣愚不識忌諱



仰干天誅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李綱知潭州朱勝非知湖州

李綱制曰入摠百揆作股肱耳目之臣出殿大邦禘禮樂詩書之帥任是安危之責孰踰者舊之賢其官李綱識洞究微氣全英特修身自昔非孔孟之言不師許國以來惟伊呂之是心以失屢展經綸之學寔兼文武之資抗慨百為險夷一意方且辭功名而不有占藪澤以自娛未忘憂國之風忍袖濟時之手眷長沙之巨屏居南紀之上游地控荆湖勢臨吳楚惟威敵之先豈奸慝自消矧教條之自享歌謠猶在淮陽之後得君重其勿留行方叔之克壯其猷豈能無任祇

承朕訓以光前聞

朱勝非制曰方時多虞惟爾一德才幹日樞之運力扶天步之艱入告謀敵有舟楫濟川之利不動敵色措宗社稷孟之安辭功名而弗居寧山林而均佚粵從得請出既淹時爰錫命于家庭俾就臨于方面眷惟苦雪望最江湖魯公之名節尚存謝傳之流風未泯矧孝思不遠時得覲于松楸而仁政所加愛不殊于桑梓苟愁嘆消于田里則潤澤及于京師

趙鼎知泉州

初趙鼎罷宰相而出知紹興府也秦檜送別于江亭鼎不赴別筵而去檜憾之和議既成已得三京城檜謂可報鼎矣



乃以周祕知紹興府祕與鼎素不協故也遂移鼎知泉州  
三月呂頤浩加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

秦檜素恨呂頤浩除頤浩西京留守頤浩感疾乃請致  
仕上許之乃加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  
制有之曰輔朕初載遭時多虞憂勤百為始終一節屢即  
齋壇之拜再登鼎鉉之司位並年高功與德稱遠故鐘之未  
復惟元帥之是謀方資衛社之忠遽上乞骸之疏察其誠悃  
非出偽為朕不敢以官職之事煩焉進一等秩擁節歸崇  
其近葺物專精神以自輔俾爾壽域尚有後渥頤浩遂復  
歸台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四

炎興下帙九十四

起紹興元年三月  
四日甲申盡四月

四日甲申王倫交割京師

三月甲申兀朮出京城王倫交割京師京城官吏百姓送兀

朮至北郊兀朮坐于壇上勸酒為別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

二分外八分般過河北送納

馬御為荆南湖路馬步軍副總管

馬御為沿海制置副使時朝廷講和大臣忌言兵事馬知其

弗合遂遠巡求退乞為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後之會武岡洞



首楊三<sup>天</sup>叛勢搖荆湖安撫使譙祖信謀于馬<sup>二</sup>荐張球祖  
信奏球守武岡而擒三<sup>天</sup>破其巢穴

郭仲荀為京城副留守以張俊兵一千赴東京

制曰諸侯朝于方岳未忘巡狩之勤王畧及于舊都寔重居  
苗之任肆循明命庸示眷懷其官郭仲荀賦性通明受才英  
特<sup>勇</sup>子<sup>方</sup>之智勇慕卻<sup>穀</sup>之詩書夷險屢更忠勤不替執  
干戈而衛社稷援袍<sup>鼓</sup>以忘身家入侍殿嚴載<sup>肅</sup>統<sup>緒</sup>之衆  
出分<sup>師</sup>閫<sup>每</sup>覓<sup>疆</sup>場之憂達大將之節托加貳公之位號功  
高不伐寵至益謙朕永念神州荐更存壘悵遺<sup>稔</sup>禡之久屬  
珠璣修好之初故臣流落以鳥<sup>歸</sup>行旅凋零而未集是用疇

咨宿望申錫<sup>洪</sup>恩往司管籥之嚴仍摠兵符之重惟爾<sup>拊</sup>摩  
疲瘵勞來散<sup>亡</sup>慰父老之謳吟<sup>消</sup>田里之愁嘆俾知朕指有  
若親臨則予汝嘉嗣有褒寵

四月呂頤浩薨

董平為公行狀曰公諱頤浩字元直滄州樂陵人登紹聖元  
年進士第累除河北轉運副使宣和四年朝廷乘契丹之衰  
弱舉諸路之兵欲圖燕薊令童貫為宣撫使以蔡攸副之時  
大將劉延慶統兵僅十萬自涿州取燕山府契丹之衆<sup>大</sup>集  
與王師相拒于良鄉縣殺傷亦畧相當正未有所處會金人  
于十二月自居庸關引兵至燕山府契丹之衆聞風奔潰金



人遂有燕山府及檀景順薊等州童貫蔡攸遣使往燕  
府見金國主阿骨剌重許歲幣求此四州之地使者五六輩  
往來拘議金人知貫攸急要燕薊以報天子子需索益廣倍于  
歲賜契丹之數議既定金國兵遂回貫攸引兵五萬前去撫  
定燕薊貫攸到燕山旬日即班師相繼唐度王安中知燕山  
府為本路安撫使是時郭葑師所統兵二萬號曰常勝軍又  
契丹刺向軍萬餘人號食糧軍費用錢糧不可勝計朝廷  
命公為轉運使公條奏燕山一路費用如此雖窮天下之力  
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願詔三省密院博議久長之策  
徽宗震怒沮壞邊事先次落職降官仍舊為轉運使兼經制

燕山府河北京東路財用公在燕山府僅二年倏歷艱險每  
思不能逃過禍是時金人漸生衅端交詐反覆邀求不已徽

宗感悟憶公前日之言遂復官進職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六

年丁太夫人憂公扶喪至濟南府營墓未及掩壙有旨起復

催促還任不許諱免公再至燕山府又僅一年金人初舉兵

犯關既與本朝講和班師乃得還建炎五年五月今上即位

于南京六月召公赴行在就道差知揚州是年十月聖駕幸

維揚公前期繕治行宮分處三省密院百司及衛兵營舍樓

不及民而事辦十一月召對公奏方臣竊以金人哀百戰之

兵一年之內兩犯京關天祐陛下躬有神噐臣竊觀天下之



勢以撥亂為急撥亂必先任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  
 能以審其才固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激其氣恭儉  
 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財用乏人  
 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陛下睿筭遠圖布昭聖  
 武伏念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眾訓兵裁抑息倖  
 無令抗朝廷之權搜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謀路而  
 擇其善摠覽群策而從所長則何為不成何戰不勝哉上覽  
 奏劄稱旨又旬日再對進劄云淮南兩路北距海南阻江土  
 地膏腴形勢雄勝陛下奮輿順動以慰天人之心必得其宜  
 矣臣嘗謂強可以使之弱弱可以致之強昔漢高祖與項氏

相持百戰百敗然垓下之役一戰遂成帝業越王兵敗棲于  
 會稽卑詞厚禮養兵蓄銳有待而發一戰遂收霸功然則  
 陛下駐蹕淮甸豈非天意所以資陛下興王業乎伏愿聚精  
 會神苦心審胆期于除亂禍致太平寔太平無疆之休也改  
 吏部尚書公被旨令密具邊防事宜公具奏云伏惟陛下即  
 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于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于皇天  
 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乘兵致敗壞之後敵人以百  
 戰之師拔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寔勞指畫傳曰天下  
 多事聖哲馳騫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騫之時仰  
 蒙下詢脩禦之策臣儒學進身然嘗西北緣邊去處夷狄



情偽與夫戰陣之事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行軍旅頗有愚見不敢緘默輒陳今日脩禦十策一曰收民二曰定廟三曰料彼已四曰選將帥五日明斥候六曰訓強弩七曰分器甲八曰脩水戰九曰控浮梁十曰審形勢條分而詳布之深切當時之務明年二月金人以輕騎逼揚州車駕倉卒南渡公與禮部侍郎張浚聯馬奔及行在僅得渡江扈從至秀州除簽書樞密院事江浙制置使公復召募兵四五千人就鎮江之北枕江下寨與金人相持近一月金人北去苗傅劉正彥狂謀不軌公倡議約諸大將劉光世等破之朝于行在即除尚書右僕射扈從盡輿移

輝建康府尋遷左僕射公與張浚密謀誅范瓊一軍帖然無事是時天下盜賊蜂起公謂金人方去李成靳賽等分據淮甸京城隔絕山東河北諸處命令不通其他盜賊不可勝計公以謂前此責罰失當將士解體若非信責必罰無以大收將士之心乃乞奏置三省樞密院責功司應自軍興以來諸路立功將校借補等人並許繳元立功干照自陳朝廷看詳隨宜推息補借官資于是四方將士莫不悅服為用自是士氣稍振公措畫招收諸路潰軍盜賊殆將肅清矣十月金人渡江王師弗能捍禦繼渡浙江通行在公憂憤不知所為乃力獻海避狄之計聖上浩然開納時廷臣所論皆不合



惟睨意確然不移車駕自明州登海舟精銳之兵萬餘人  
危駕行在台州港以舟師迤運趨温州駐蹕月餘是時金人已回  
鎮江韓世忠扼江路金人不得濟公力請車駕回幸浙西  
宜下親征之詔以為先鞭亟以銳兵榮應世忠夾擊之此  
一奇也時車駕已駐蹕于越州會中丞趙鼎上章詆公  
遂罷相後召赴行在拜左僕射公每奏陳金人侵犯不已今  
又大窺川陝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協謀所致古者兵交使在  
其間為我之計更宜遣使講和以紓國難前此所遣宇文  
虛中王倫等數輩雖拘留不還勢當遣人以驕其志蒙  
上開納遣潘致克高公繪使金國後潘致克等得歸金

國通和蓋自茲始其後使命相繼入國和好遂成卒迎太母  
如蓋輿如徽宗梓宮之還又駐蹕之地最為今日之急務伏愿  
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寔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要  
使號令易通于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于艱阻然  
後速發大兵一軍往江西湖南以平群寇一軍往池州建康建府  
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于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  
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今年大暑之際  
遣精銳之兵與劉光安晝渡淮特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  
入泰州以招青鄆安合張俊躬親統兵由河中府以入絳州以  
撼河東乘而略餘民心懷我宗未泯之心知王師有收復中



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覩也若不速為之遠巡適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昔有為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陛下考漢高祖以馬上治之之法唐太宗柳風沐雨之事連圖之不可緩也臣竊觀三四年來金人緣退士大夫及言事官及獻言之人輒有急心便以謂遂太平御然無事矣凡朝廷謀事更唱迭和甲可乙否致挽會可乘之便往、沮抑不得行臣以謂異日誤天下國家者必斯人之徒也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即縣往、已遭

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移蹕于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于四方則民失耕業既令阻絕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則難欲追悔無及矣公奏臣任宦以來在西北極邊二十餘年備見金人之俗于逐年四月初驅官私馬水草牧放號曰入澌美水草之地入澌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方令出澌飼以麥豆以備戰聞又夏月弓力不強射不能及遠故虜人未嘗于夏月用兵然自漢自唐士大夫未有明此理者惟杜牧有言曰漢伐匈奴嘗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臣



竊觀陛下提覽歲久英武日殫則舉兵北向以圖中原此其時也賈誼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信此機會而不乘後欲追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萬費用不貲朝廷竭力經營錢糧常苦不辦曠日持久必取于民怨衆離乃自困之道禍亂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數年之後消磨必寢少異時雖欲舉事勢必不能可為深惜者也臣年逾六十累歲疾痛每恐溢先朝露此志遂不得伸輒敢冒昧陳述乞賜聰察又奏近日援報金人與劉豫舉大兵以窺川陝若于來年三月舉兵北向必有牽制川陝之意萬一川陝參差而王師既逐劉豫川陝間聞之必震恐因遣

韓世忠就近由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口上嘉納此策嘉歎不已以公都督諸路軍事提師北向公師次鎮江臺諫章疏遂罷相是歲冬虜騎再犯淮甸緣事關利害因以邊防機事具奏上親筆褒諭奏陳利害公即條其所見析為十論上之其一論用兵之策其二論彼此形勢其三論舉兵之時其四論分道進兵其五論運糧供軍其六論大兵進發其七論經理淮甸其八論機會不可失其九論舟楫之利其十論并謀獨斷上嘉其議而行之堯諡忠穆

林泉堂記曰順浩字元直濟州人登元祐九年第宣和未進徽猷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在燕小郭葺師執以犯關靖康



初奉祠居維揚建炎初加徽猷學士淮東路安撫使知揚州  
權戶部侍郎次年張過犯真州節制諸將往拒之至揚子橋  
過降遷戶部尚書上南渡願浩同簽書樞密院江淮兩浙  
經制使軍于江寧府會苗傅劉正彥擅廢立願浩聞之慟  
哭約劉光世張俊韓世忠馬彥博等合兵五萬勤王改正彥  
于臨平傅與正彥遁去上復辟拜尚書右僕射御營使命將  
追討傅正彥皆伏誅願浩為相不務辭貌惟持責罰先公道  
治賑吏卹疲民親作書幣以招群盜撥諸軍入衛軍容稍振  
是秋轉左僕射依前御營使聞粘罕入寇乃請隆祐往洪州  
上幸明越以避其鋒虜既遁又勸幸海道班直衛士謀殺願

浩賴統制官平永宗攻殺其黨遂駕航海至章安鎮次年  
由溫台聞虜衆退上還越以御史中丞趙鼎章罷為觀文殿  
學士提舉崇福宮俄除建康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張道王  
浚顏孝恭巨師古王瓌楊惟忠等六軍皆受節制與李成馬  
進戰于江州為進所敗紹興元年范宗尹罷乃召還而秦檜  
先已除右僕射又畱直柔韓璜辛道宗皆懷忌常共詆訾  
上悟其譖拜願浩少保尚書右僕射辭免少保改特進遂直  
柔韓璜道宗請移輝臨安命李光王瓌往太平州執韓去  
清瑛之未絕出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總管巨師古崔增趙  
延壽等兵以往至潤州丹徒反前軍劉光去遣使討滅願浩



回荐朱勝非孟庚其崇禮黃叔教姚舜明皆得進秦檜黨與  
 欲傾頤浩上覺罷檜三年辛柄常同言頤浩不恭不忠十罪  
 以觀文殿大學士罷提舉洞霄宮居台州五年冬起知潭州  
 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七年進少保知臨安兼浙西安撫制  
 置大使時行在平江張浚請移車建康頤浩乃請赴行在謀  
 止建康之行浚沮隔不得見從至建康方獲對焉上撫諭遣  
 詣臨安八年春上欲反臨安加少傅鎮安定軍節度使知建  
 康府兼江東安撫制置大使行宮留守力辭罷為醴泉使及  
 虜還河南上頤浩赴關秦檜以宿憾除為西京留守置之危  
 地頤浩感疾力乞上閑浚歸台州堯年六十九贈太保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九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五

炎興下帙九十五

起紹興九年五月盡六月二十一日己巳

五月張俊韓世忠來朝

復南京歸德府為應天府許州為潁昌府陳州為淮寧府潁州為順昌府壽州為壽春府曹州為興仁府渭州為平涼府慶州為慶陽府延州為延安府

州府之名自陷偽之後經金人及劉豫更改者今復其舊

孟度為西京留守兼河南府路宣撫使路允迪為南京留守兼應天府路宣撫使



李世輔入延安府遂執夏國宰相王樞歸朝廷

初李古輔字夏國乃說夏國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夏國主信之發兵五萬別差都統與古輔共提兵攻以宰相王樞監其軍長驅至延安府三十里下寨古輔以二千騎至城下問延安府守者姓名曰趙夷清古輔曰金人不道教戮我滿家良賤我今提夏國精兵為亡者雪冤呼夷清開門夷清曰太尉自與金國為仇讐何與于大宗而欲攻大宗之州府古輔問延安府今為誰守夷清曰大金已割三京地界還之大宗已行赦書到府官吏軍民拜恩畢今為大宗也古輔驚請赦文一驗之夷清以真本示古輔古輔曰然則古輔請以左右

數十人入議事夷清從之門啟古輔入城見市井百姓惟笑之敵乃知割地事密的遂與夷清約以單騎回軍中併殺夏國頭領南歸朝廷即復以腹心數十人回軍中殺言生執到延安府官屬是夜王樞具飲于帳中夏國都統與古輔皆在坐夏國軍馬悉全裝缺甲列寨下酒三行古輔命執到延安府官屬入于是一古輔腹心人偽擁數人至帳下古輔即起掣刀一手執王樞一手殺夏國都統帳下大喧諸軍皆不知其因聞風墮坑填谷死者莫知其數迨曉古輔招諭餘衆得馬僅二萬匹遂往延安謀欲歸朝廷或謂古輔曰太尉威敵著于大金與夏國矣于大宗則未有寸功當今之計莫若



就馬聚兵長驅直渡黃河乘勝取河北河東獻于朝廷則歸  
之為有名矣去輔猶豫聞樓焘宣諭陝西將及近境有勸去  
輔見焘陳叙歸朝之意者或者曰不可大丈夫不就功名則  
已如欲就功名若一見樓焘宣諭雖欲渡河不可得矣亦會  
焘以書與去輔期相見去輔遂見焘具揚天子德意勉世  
輔速歸朝廷去輔遂以玉王樞偕行留馬在陝西後欲起程  
至行在而金人敗盟皆為金所有

趙士儂張燾祗謁陵寢回

士儂張燾往西京朝陵自陳蔡歷汝潁以至京洛延見父老  
布宣天子德意迨至柏城被荆棘履榛藟隨宜葺治展敬

庚禮而還回到行在即日入對燾具劄子奏曰臣竊惟國家  
遭百六之災致夷虜肆蛇豕之毒禍流海宇上及山陵臣猥  
被使令恭修祗謁有事柏城至于慟哭淚惟虜罪義難戴  
天雖窮誅極剗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而復此讐也恭惟陛  
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之情願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  
未可遽言兵也然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  
躬行天討得無望于陛下乎矧惟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  
狼子豈心不可保持久矣伏望睿慈仰思累朝責望之重俯  
念億兆祈回之切益厲武將益修武備夙興夜寢念茲在茲  
以俟衅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雲撤席卷盡俘醜類告功諸



陵使天下誦之萬古美之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子孫  
之塞責矣上問諸陵寢五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  
不可忘此賊也為之黯然燾又奏諸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  
來涸竭光十五年臣至陵所修誠禮拜水即大至父老嘆異  
以為中興之兆上喜後以語宰相曰張燾言必不安燾又奏  
訪聞勇人于淮陽軍採木作筏不計其數又行造繩索甚多  
不知其意安在如此等事在我豈可不知諸將以朝廷嘗有  
不得遣間探指揮各務有事遂不復遣勇人奸猾廣置耳  
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虜之情狀我則漠然不聞臣竊惑之  
臣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為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

者豈有是理哉臣急陛下飭戒邊吏謹封疆嚴恪守禦廣耳  
目明斥堠先事而豫防之庶無後悔又言新復州縣官吏皆  
差遣皆以賄得公肆侵漁取債百姓乞令監司嚴行約束又  
言撫綏之道以安靜不擾為先今使命絡繹間民困于將  
迎不安其居非所以慰來蘇之望又言訪聞陝西諸帥皆不  
相下動輒喧爭設有緩急豈能使其協力不若置一大帥  
使之節制則首尾相應緩急可恃願陛下留意無忽燾之所  
言切中時務宰相秦檜方主和議惟恐少忤虜情故事皆  
不行

六月二十一日己巳吳玠薨



中書舍人王倫為公墓銘曰公諱玠字晉卿古居德順之隴  
平公少沉毅有志節善騎射知兵讀書能通大節義未冠  
以良家子隸注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力戰有功自是威  
名益震建炎二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  
畧秦雍所過城邑輒下三月還自鞏州至鳳翔隴右都護張  
巖邀戰失利敵勢愈張謀趨注州大將曲端拒守麻務鎮  
命公為前鋒公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敵始有憚公意  
三年冬劾賊史武冠興鳳擄長安謀為不軌公擊斬之轉右  
武大夫四年春擢注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  
大將婁宿以兵數萬出麻亭公逆戰于彭店原士殊死聞

殺傷過當敵惧引去而曲端劾公違節制坐降武顯大夫罷  
總管論者不平未幾復故官職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  
鳳翔府兼權永興軍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進復長安宣撫處  
置司將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公謂宜各守要害以待其敵  
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公曰民兵以利動今  
地勢不利何以戰宜據高阜先為不可勝者衆曰吾師數倍  
又前臨葦澤非敵時所宜不聽既而敵驟至囊土渝淖  
以薄吾營軍遂大潰而路悉陷已蜀大震公獨整衆保散  
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公宜屯漢中以  
安已蜀公曰敵不破我不敢進陞鑿重兵以臨之彼惧我羸



先至公與之戰三日大敗而去沒立方攻齊  
苦關

其後保蜀之道也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敵將沒立果率銳兵期必取而後公擊敗之真拜忠州防禦使  
沒立復會別將烏魯折合眾數萬使二將由階成出散關公復遣麾下擊退卒不得與二將合轉明州觀察使丁嘉國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敵自破契丹以來徂常勝至每與公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者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雞連營三十里又壘石畏為城夾澗水與官軍相拒公指授諸將選勁弓弩連駐隊番休迭射矢落如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智之三日度其困且走則為覆于神龕峪待其歸復發眾大亂俘其將羊

哥孛董及其酋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計拜鎮西軍節度使二年兼宣撫安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敵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三年春哀其兵又盡發五路叛卒殺言東去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陽洋金州失守公亟率麾下倍道疾馳且調兵利閬既至這與敵遇使人以黃柑遺其帥撤高唱敵驚曰吳公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關凡六日敵皆敗殺傷不可勝計撤離唱怒斬其千戶孛董數人以死犯關出官軍後公徐結陣趨西縣或曰蜀危矣公曰敵去國遠聞而死傷大半吾方全師以制其敵蜀何憂也月餘敵果退加檢校少保充利州



路隋成鳳州制置使四年春二月敵復大入犯仙人關公預  
為壘關旁曰殺金平廢兵以待敵據阜戰且攻壘公命將  
士更射又出銳兵擊其左右戰五日皆捷敵復遁去上聞之  
嘉嘆賜以親劄曰朕恨不撫御背也是役也敵決意入蜀自  
其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為四川招撫使既  
不得志度公終不可幸勝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為久苗  
計自是不復輕動矣夏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撫副使秋  
七月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靖軍節度使五年  
春攻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靖難軍以與敵  
對壘輸千載帝惠遠向餉勞民屢汰冗員浮費歲益屯田至

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裝褒城廢堰廣溉民  
田沒業者數萬家朝廷嘉之每降聖書褒諭七年冬敵  
廢劉豫且益兵衆以為疑公策其將去九年春和議成以  
其功高復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遣內侍  
賫告以賜而公已病甚扶掖聽命自以膏過其勞固諱優  
詔不許六月己巳以疾薨于仙人關治所享年四十有七公  
用兵本孫吳而能知其變務期遠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  
勝御下嚴而有恩視士卒之休戚如已而同其甘苦故人樂  
為之死其任將佐等功賞斷以公論無親故權勢之徇故  
麾下諸將多以功顯既貴而自奉之約不渝平時至推以予



士則不少各故家無貨至無宅以居嗚呼雖古名將何以  
加諸後胡立將為川陝宣撫使公弟秦帥遠在軍中一日從  
容問公所以戰則曰璘與先元東段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  
進卻之間勝負決矣至金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後  
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蓋自  
昔用兵所未嘗見勝之之道非屢與之戰者莫能盡知然  
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蓋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  
利而中國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忍盡我長技洞重甲數  
百步外則彼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銳卒與之為  
以阻其堅忍之執則我固有以制彼至于失機挽兩陣之間交

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以是知公之深于  
兵也十年詔立廟于仙人關賜額曰忠烈謚曰武安

吳武安功績記序曰忠烈吳武安公中興名將其撫養士卒

似吳起其勤儉精力佹陶侃違令必戮似孫武子夏國遠

計不僥近功似趙充國身歿之後知與不知莫不流涕又似

李廣與羊祜也是以能勝所難勝守所難守使保金蜀使有

數年之壽則中原之復中允也方其亮也其長子未冠而二

季尤幼胡宣撫為行狀不詢其子使二舊吏立供為之墓

誌又據行狀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詳乾道乙酉予既作補

遺志其大者凡數十事以遺其少子奉議且類宸翰詔碑錢



為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廢隆國史異時採擇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後之為大將者有所矜式書成人喜讀之存紳傳遺已滿四川然意尚有遺也近得明廷傑從政所撰功績記文夏語詳果有未聞者詢其來由則云方忠烈用兵渠在張魏公幕府親所聞見宣司參議馮康國元通命記其事是可信也曰錢之集中以遺補焉岐下張發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五



